

## 战争小说的美学突围

□西元



乎也不能责怪谁,美的缺失说到底反映了我们对历史对现实的困惑。美本来就是一种瞬间的、情绪化的、整体性的对世界的感受,是属于先知先觉者的创造性遗产。从短期来讲,这种情形是可以理解的,大概也是必然的,但从长期来讲,就未可知了。

那么,战争小说的美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战争小说应该有什么样的美呢?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需要作家在实践中创造出来。我们可以从中国漫长的文学史中体会到一些东西,但又必须和当下的小说创作结合起来。我们也不能硬生生地说战争小说的美学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按图索骥一样地写小说。但我们可以创作过程中摸索出一些道路,它们指引着我们去发现新的景色。

首先,站在战争现场去创造属于战争小说的美学。有人会问,在战争的现场能发现美吗?的确,这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在战场上,是枪弹、是爆炸、是火焰、是流血、是死亡,从这些东西中,能创造出一种美学吗?战争小说的美学肯定和普通的美学不一样,和大家平时所熟悉的美学也不一样,甚至是极大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正因为如此,战争小说的美学才成就了自己的独特性,而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小桥流水、远山淡影、红肥绿瘦等等的美有所不同。战争小说的美学是对人的灵魂的震撼、触动以及升华。还有人会问,我们是否能够避开战争现场去发现美?我觉得当然也可以,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去展现美。只是不要忘记,战争最残酷的一面是永远在场的,一个民族不应惧怕它、回避它,而应直面它,并且从其中寻找积极的意义。美学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值得去捍卫的,这一切无不是对民族灵魂的拷问。一个成熟且伟大的民族应该有自己的成熟且伟大的美学。

其次,战争小说的美学应该与其精神意蕴殊途同归。战争小说的美感应是多样的,可能是雄浑的,也可能是唯美的;可能是惨烈的,也可能是昂扬的。每个作家或者每部作品都可以通过感性的方式创造出令人感受鲜明的美感。但是,战争小说的美学却不是散漫的,不是任何一种被体验到的美感都

属于这种美学。战争小说的美学需要某种精神意蕴作为支撑,或者说,它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正是这种精神意蕴同样要表达的,当我们体会到了某种美感也就同时理解了某种精神意蕴,两者的关系是一体两面。不能想象一部追求庸俗趣味的战争小说能够展现出什么打动人的美感。因此,战争小说的作家不能放弃对作品精神意蕴的追求,要永不懈怠地去追问真与善,守护人的良知与尊严。在这条路上充满着崎岖和坎坷,需要无数等待和折磨,但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那些真切而宝贵的美感存在着。这种追求越卓绝,对美感的体验才会越强烈、越准确。反之,那些放任自流、左顾右盼、似是而非、毫无担当的人,从他那里别指望找到什么美。

第三,战争小说的美学要依靠小说本身的要素来实现。也就是说,要表达战争小说的美感,我们就必须下功夫去研究小说的语言、意境、味道、色彩这些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过去,我们常说一个作家好不好,要看他写东西的感觉好不好。这种说法没什么理论可言,但很真实,在阅读作品时我们能体会到。而现在,人们似乎不太提这个了,仿佛面对现实,我们只需要思辨,只需要理性就足够了。写好战争小说靠理论方面的蛮力不行,还必须得有使用语言的才华,得有超于常人的感知能力和对感性世界异乎寻常的敏锐。好比《庄子》当中的那个隐喻,没有一把锋利的刻刀,也就别指望雕出一件精细的作品。我们应该为那些具有这方面才华的作家和作品而感到惊喜,而不是视而不见或者无动于衷。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至少也应该在后天的写作中着力去提升去磨炼才行。说到底,小说的问题还要回到小说本身上去解决。

也许,军旅文学真到了下决心突围的时候了。向哪个方向突围,如何突围,我们从哪里来,要向哪里去,这些疑问时时刻刻困扰着我们。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是对的,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我觉得我们目前最大的敌人是畏手畏脚、惧怕试错,缺乏锐意进取的勇气。当新的历史来临时,你不能指望那种僵化的文学还能表达她,描绘她、理解她。新的文学与新的历史一样,总是以一种令人惊讶却又光彩照人的方式来到我们面前。

本期话题:

## 谈当下军事文学创作

### 善意的目光

□董夏青青

军事文学的种种作品中,从未描绘过一个纯洁的世界,但书写血与火的战栗史诗,并不等同于歌颂死亡,因为如果对死亡的描述不是植根于知识分子出于责任感的公认的立场,或者基于对人的同情与爱,就是单纯地蔑视生命。

《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曾谈到:“一种职业的伟大之处或许首先在于把人们团结起来:世间只有一种真正的奢望,那就是人人与人之间珍贵的关系。”在战争中,人与人或者时代之间的关系被放置在极端的情境下被催化,产生极大的戏剧张力,这或许是军事文学的肇始。战争环境中的战友关系,甚至敌我关系,都有可能在忧郁与痛苦中走向永恒与伟大。

同时,战争和成边的军队生活给了不同文明相互打量、彼此观照的机会。

像托尔斯泰、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作家,他们都曾用宏伟瑰丽的笔触深入俄国高加索地区,描绘今车臣地区的戎马生活与风土人情。中国古代的边塞诗歌中,有很多西域题材的作品体现对当地文明的观察和认知。像林则徐的《出嘉峪关感赋》、高适的《塞上听吹笛》、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诗歌,无不勾勒出边陲塞外的景色风貌。

这种“描绘”的举动本身是一种努力——一方面用文学语言构建所属文明的文化立场对外输出,另一方面将对不同文明文学化的观察向内地输入,将此作为帝国文明整体框架内重要的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对一个民族聚居区、一种文明所在地的各种“讲述”重叠、混杂在一起。不会有一种始终稳定、定型、封闭的讲述,也不存在未经“讲述”的世界,连最简单的事物和生物也闪烁着复杂性的光辉。但就像沙漠覆盖公路,再用扫路车铲走砂砾,尽管表述的内容会被风化,但每个时代都必须有人讲述。谨慎而精心地选择讲述故事的口吻,构建所属文明的姿态与立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信口开河,而要使用清晰、诚恳的语言,力求做有效力的表述。一位学者认为,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不是“事实是什么”,而是事实如何被描述以便支持一种解释模式而非另一种模式。可以说,军事文学的写作者也会面对如此问题。

布莱恩·巴利在《社会正义论》里说到:“在《我为什么而写作》中,乔治·奥威尔指出,所有作家都是在四个混合的动机驱动下写作的。第一个动机是‘纯粹的自我主义’……第二个动机是‘审美的热情’,奥威



尔认为这表现为对作品的形式(或许仅仅是外观的关注)。第三个动机是‘历史性的冲动’,或者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这是‘从事物本身的意义上观看事物的欲望’。最后一个动机是‘政治目的’——这是从尽可能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政治一词的。这就是想要沿着某一方向推动世界,或是改变人们对认为应当追求的那种社会的观念”。

很多军事文学作品对“推动世界”、“改变观念”有着强烈诉求。像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雅歌塔的《恶童日记》,用极简的文字逼近战争的残酷,作者的立场既是隐藏的,也是显现的。他们将笔锋对准不同的人和文化之间深深的隔膜,每个人都认可“行而宣之谓之义”,可是“宣之”的标准却是因人、民族、国家、立场不同而异的,于是他们在巨大的悲剧性中寻求惟一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试图划定人性最基本的底线。而像《二十二条军规》《西线无战事》以及美国越战文学、伊战文学等等,显示了作者哲学层面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在抵御虚无时所做的“存在”层面的努力。人类虽然时时感到无常和空虚,但这无根无源的感受在战争中尤为明显——面对无数生命的戛然而止,破碎的瓦砾难以重组,但每日如期降临的黄昏却又依旧炙热明朗,直刺双目,人该如何自处?在那一时刻刻索生命意义的努力,显得尤为动人。

只不过,作者们的思考似乎印证了汤因比那句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惟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悖谬的是,军事文学的起始与延续也基于此。不过尽管人类的矛盾与冲突总是极端化的,但军事文学永远不是直奔极端而去,对仇恨、暴力的迷狂和渲染,只会降低艺术的价值,甚至难以存续。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奇怪的梦境。一个全身穿着厚重铠甲的人,时而在烈日下负重前行,时而在寒夜孤独地站在远离城市灯火的地方,守望着他的疆域和天空。他的样子很帅,孤独、坚强、凛然不可侵犯。他的全身都被铠甲遮蔽,或者他本身已成为一具彪悍的铠甲,手执长矛,威风凛凛,无往不胜,行走之间风生水起,同时发出只有钢铁才具有的金属光芒和声响。谁也看不清铠甲背后的真实面目,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留给人的印象除了铠甲生来就有的硬朗和孔武,同样还有铁的冰冷。

铠甲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的梦做到最后,总会在疲惫中汗淋淋地醒来。铠甲背后是活生生的人,或高大或矮小,或机灵或呆板,或英俊或粗鄙……一群血肉之躯,因为穿上那身被无数浴血疆场的前辈穿过的铠甲,从此继承了前辈的光荣与梦想,同时,还有附着在铠甲上的永不磨灭的灵魂,他们曾有过的喘息和汗水结出的碱花,曾有过的快乐与忧伤,厮杀时的怒吼和独处时的呢喃,那些从不被人了解到的煎熬与孤独、绝望及悲怆……一切都浸透在铠甲之中,构成了比铠甲本身还要沉重的分量。

说来说去,把一个好好的梦又虚构成了小说。也许用铠甲的故事可以写成一篇很好的小说。不过,已经有人做过了。卡尔维诺在《不存在的骑士》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没有躯体没有生命但却会思考的中空甲冑,也就是一具铠甲。它英勇善战、意志坚强。它会骑马,精通剑术,对战争和历史了如指掌。它追求真理,从不说谎,几乎从不感到疲惫,不会感到恐惧,也没有人类才有的那些庞杂的欲望,却因



完全精神化而变得空洞,遭到别人的排斥和厌恶。它是一个完美的骑士化身,遗憾的是他不是人,是并不存在的精神指代。

这里我不想探讨这个小说本身的意义,但这副中空甲冑却构成了我长达多年的一个思考,即完美的铠甲如何与活生生的躯体实现完美的统一与结合,他们之间如何化解与生俱来的矛盾与冲突,并达成妥协及谅解。因为从我的梦境出发,那些身披铠甲的人,无疑就是我们军人自身,就是现实军营中的战友以及自己。我们的肉体,该如何与军人的属性相安无事?

回到最初,20多年前,无数的梦想,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军人。那时我渴望当个作家或诗人,却从没想过会当一个军旅作家。和上世纪90年代军旅文学的重要现象

## 身披铠甲的舞蹈

□曾皓

“农家军歌”里的很多主人公一样,我的从军理想并不崇高,完全是因为考不上大学而重新设计的一条出路。幸运的是,我在当兵第二年考上了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与军事文学结下了缘分,因为所学的专业就叫军事文学。毕业后,在基层业余作者一步步走进部队专业创作室,与军事文学结下的缘分就变成了不解之缘。写作,或者进行军事文学创作,就变成了我的主要任务。当然,还有上级临时赋予的其他创作任务,它显然占据了我更多时间,但它同样是我们自身军事生活的一部分,构成了我们的日常和现实。

很多同行都认为,军旅作家的写作是戴着镣铐跳舞。我承认他们说得有道理。而我感受和体会更深的是,我们的写作,更多时候是身披厚重的铠甲在跳舞。一方面,铠甲本身赋予了我们的写作一种金属的质地和品质,它让我们的文字无形中拥有了对神性光辉的期许。但同时,当写作者或读者关注的目光过于集中在铠甲本身,铠甲自身具有的厚重,铁一般不可逾越的规范等等,同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也透支了我们的体力。我们的舞蹈,很多时候跳得笨拙与踉跄,甚至有些滑稽。

这样好像还没说清楚。我们都知道,我们

的军事文学,从狂飙突进的革命年代开始,受苏联文学尤其是卫国战争时期文学的影响很大,塑造英雄鼓舞士气的革命精神成了艺术的最高标准。这在当时无可厚非。但后来一直到现在,我国独特政治语境下发展壮大的军事文学慢慢表现出某种先天性的不足,即在表现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同时,缺少一种深刻的洞察,即人道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这种洞察不光是人性方面的,更是社会性、文化性和哲学性等诸多方面的。多年来我们对各种英雄人物阳刚、铁血、硬朗、敢于牺牲、勇往直前等优秀品质方面的塑造是成功的,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英雄人物本身是人,忽略了人置身于其时代环境应有的复杂性和局限性,以及人本身不可预知的多种可能。我们雄心勃勃地在准备塑造各种人物形象的同时,却忽略了那些形象可能早就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还在力图塑造中国的另一个夏伯扬,革命时期或和平年代里的另一个关羽、张飞、赵云,以及《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在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到血性和阳刚,坚韧和智慧,也能看到崇高与伟大,但通过他们,表现人类在面对战争时的巨大恐惧和悲悯,面对杀戮时的矛盾与困惑,以及战争这一最大烈度的暴力行为本身对人类终极困境的拷问及思辨等方面,都有所欠缺。当然,我们很多作家已经进行过诸

多这样的尝试和努力,同样有很多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在力图呈现,但受环境和语境的影响,以及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左右,这些努力还需要时间。

另外,套用米兰·昆德拉在他那本重要的著作《小说的艺术》中一再强调的观点,“发现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惟一存在的理由。”“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米兰·昆德拉的这个标准,简直要把作家们逼上绝路。如果我们认可这个观点,那他有可能为我们指明一条迷宫中的小径,即如何去发现生活中本身已经存在但还没有被人总结出来的规律,进而创作出属于自己的无可替代的作品。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想写出属于自己的无可替代的作品。可是,即使你已经知晓某些所谓写作的秘密,也同样很难。何况,那些“秘密”只是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是否正确,是否行得通,还需要不停地用作品去实践,去验证。

回到最开始的梦。我想,在我们的军事生活及日常中,我梦境中的铠甲并不会像《不存在的骑士》里的那具中空甲冑一样独立存在,在那坚硬厚重的金属外壳下,一定有具活生生的肉体,他们既为整体,又各自独立,他们之间一定有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它,并抓住它死死不放。